

— 王宝红 — 著 —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
词汇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宝红 — 著 —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
词汇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词汇研究/王宝红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 - 7 - 5161 - 8081 - 5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藏学—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国—
清代 IV. ①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27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6
插 页 2
字 数 569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其中，人们最直接感受到的语言成分，就是词汇。作为语言中可以自由应用的最小单位，词汇比语法和语音更为具体、实在和贴近我们的生活。

语言通过声音表达意义，因而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事物。为了记录语言，人们发明了文字，并通过对文字的记载，把叙述各种人物事件的话语材料书面化，形成了书面的文字文献，成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宝贵材料。

我们可以通过前人留下的文字文献，了解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来加深对现实中各种现象的理解，并据此作为应对现实、规划未来的重要借鉴。西藏地处祖国的西部边陲，地势险阻，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但历史上西藏与内地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尤其在清代，内地和藏区之间，大量的官吏、幕僚文人、僧侣、商贩、马帮挑夫、戍边军士等各类人员，往来不断，形成了内地与藏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密切联系，出现了大量有关藏区的汉语文献记载，为我们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不过，研读历史文献，可能涉及一些语言方面的障碍。其原因来自多个方面。第一，由于历史变迁，汉语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面貌，其中，词汇是语言各要素中变化最快的一个部分，一些在特定时期产生的词语，反映特定时期的用语，既不同于古代的文言成分，又不同于现代的白话成分，形成理解的障碍，需要克服。第二，由于地理和人文条件的差异，也促成了一些反映特定条件下自然或社会事物概念的词语的产生，这些充满异域情调的词语，对于没有接触过这些事物的人来说，也构成了理解上的障碍。第三，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形成了语言接触关系，不同语

言的成分之间相互的渗透和吸收，在完成和促进彼此交流的同时，也为各自的语言中引入了一批外来的新成分，需要正确解读。历史文献的语言研究，因此屡屡被提上日程。

在历史语言研究的过程中，曾经有人认为，只要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全部语言材料，就可以掌握这一时代的全部语言事实，这是不切实际的。通过文献保存下来的语言材料或语言事实，只能是全部语言材料或语言事实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数量非常有限、反映很不全面的抽样部分。由于文献记载的内容都是通过作者筛选的，受记载内容的限制，有许多语言事实，其实并没有进入书面记录的机会，或虽进入了书面记录却未能保存下来。因此，我们通过书面材料看到的古代语言面貌，是片面、不完整和有局限的，它们可能比较多地反映了古代用语的某些方面，但绝不可能是全面、无遗漏的。语言中，一些通用度高的成分，会出现在各类不同的文献之中，但一些专用于某些时段、某些区域或某些群体中的语言成分，在一般文献中出现的机会就很少了，它们往往只出现在特定有限的文献范围之内，甚至只在个别文献中偶或一现。因此，尽可能多地利用古代文献，尤其是那些有各种时代、地方和群体特色的语言材料，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古代的语言面貌，更清晰地观察各语言成分的历史变化，更准确地厘清它们的发展过程。

本书描写清代汉语涉藏文献中的特色词汇成分，它们大多未见于其他汉语文献，因而是全面了解清代词汇工作的一个部分。清代涉藏文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分布广泛。作者从标点句读、订正文字入手，通过大量阅读各类清代汉文涉藏文献，搜寻其中反映当时当地特殊事物和现象的词汇材料，把它们汇集在一起，分析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清代汉藏语言的接触和交流，以及地方和时代风貌给汉语词汇带来的影响。

从来源看，清代汉文涉藏文献中出现的特色词汇成分，有两个方面，分别来自他语和汉语本语。涉藏汉文文献中来自他语的词汇成分，以藏语为主，兼及蒙、满、维、梵、英等多种语言，展示了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下，以汉藏民族为主体的交流中，所呈现的多民族、多语言的汇通融合关系。从语用的角度来看，这些他语成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散见于各类汉语诗文的记载中，作为汉语表达的一个部分，进入了汉

语，成为汉语中的外来词，承担着向汉语人群传递藏区特有信息的任务；另外一些藏语成分，只出现在藏汉词汇对照材料中，即用汉字记录的藏语词发音，并附以对应的汉语词。这类藏汉词汇对照材料，旨在帮助进入藏区的汉人或掌握汉语的其他民族的人，了解掌握一些日常应用的藏语词汇成分，作为他们学习藏语的起点，方便与藏人的日常交流和沟通。虽然这些词汇成分并没有真正进入汉语的表达系统，但它们在汉藏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值得充分肯定。

清代汉文涉藏文献中，也出现了大量富有地域和时代特色的汉语本语词汇成分。由于地域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在中国藏区和邻近的地区有不少地方特有的事物，对于这些地方特有的事物的指称，造成了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汉语词汇成分。此外，由于记录者本身的用语习惯，一些虽非反映涉藏地区特有的事物，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流行于清代一些地区，并见于清代其他文献的用词，也出现在汉文涉藏文献之中，反映了汉藏交流中所存在的汉语流行用语或口语的影响。

从整体上说，清代汉文涉藏文献的作者都是汉地的文人，他们在记述藏区人物事件的时候都采用文言文，而非当时在社会底层已经很有影响的白话文。但是，与一般文人精心创作的文学作品相比，涉藏文献的用语倾向于平易浅显，其中融入了大量带有口头色彩的特色词语，以准确记述相关事宜。同时，文人都有创作的癖好，在吟咏当时当地景物事件的时候，一些非文言的成分，也常进入他们的诗作或骈文之中。可见，面对语用中表达的实际需求，文言语体并没有阻挡非文言成分的渗入，文白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而是相容共存的。

从词汇的发展历史来看，出现在清代汉文涉藏文献中的各种特色词语，大多在此前的文献中未见记载。就产生的年代而论，它们的产生肯定要早于记述的时间，甚至可能在清代以前，只是因为没有更早的记载，已经无法向前推考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涉藏事物的记述，这些词语在清代文献中出现并保存到现在，成为我们考察清代词汇面貌的重要依据。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它们就是清代产生的词汇新质，但可以肯定它们在清代使用，是清代汉语词汇的一个部分——否则，汉语的历史词汇材料将缺损一个部分。

历史词汇的研究需要来自多方面的材料，才能构成相对完整的词汇历史面貌。出现在清代汉文涉藏文献中的这些历史词汇材料，一方面展现了清代汉语词汇面貌的一个部分，为全面了解清代汉语词汇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材料，同时也有助于厘清现代汉语中一些词语的历史，正确释读相关词语。对这些词语的了解和把握，反过来有助于我们对相关文献的阅读，进而了解清代藏区自然和人文社会风貌，正确认识藏区的历史。因此，无论是对汉语词汇的历史研究，还是对藏区的历史研究，本书的工作，都是非常积极和富有建设意义的。

作者王宝红多年来一直以清代词汇为研究方向，勤奋努力，孜孜不倦，厚积薄发，在清代词汇的研究实践中，屡有发现，心得不少。这次又顺利完成了对清代汉文涉藏文献的研究课题，数年苦修，又一正果，令人欣喜。

是为序。

俞理明

2015 年 8 月

书名简称

- | | |
|------------------------------|--------|
| 《川藏游踪汇编》 | 《汇编》 |
| 《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 | 《六世》 |
| 《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 | 《例案》 |
|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 | 《则例》 |
| 《钦定巴勒布纪略》 | 《巴》 |
|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 | 《理藩院》 |
| 《钦定廓尔喀纪略》 | 《廓》 |
| 《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汇编》 | 《十三》 |
| 《清实录·藏族史料》 | 《藏族史料》 |
| 《有泰驻藏日记》 | 《有泰日记》 |
|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 《史料汇编》 |

目 录

序	(1)
书名简称	(1)
第一章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概说	(1)
第一节 藏学汉文文献的形成	(1)
第二节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类型	(5)
第三节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用语的特点	(12)
第四节 语料和词汇的选取	(16)
第二章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文本校释中的问题	(19)
第一节 标点问题	(19)
第二节 字形讹误	(38)
第三节 释义问题	(49)
第三章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的藏语词汇集	(88)
第一节 《西藏见闻录》及其所记录的“方语”	(89)
第二节 《卫藏图识》中的“蛮语”	(107)
第三节 《康𬨎纪行》中的“蕃尔雅”	(127)
第四节 清人笔记中的藏汉对照词汇资料	(146)
附 《方语》《蛮语》《蕃尔雅》对照表	(149)
第四章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的民族语词及外来语	(175)
第一节 藏语词	(175)

第二节 蒙、满、维等民族语词	(251)
第三节 梵语词	(265)
第五章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的新词新义	(271)
第一节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的新词	(271)
第二节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的新义	(302)
第三节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新词新义与辞书编纂	(319)
第六章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词语与近现代汉语新词	(383)
第一节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中的近现代汉语新词的特点	(383)
第二节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词语与近现代辞书的修订	(404)
第七章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词汇的衍生	(444)
第一节 附加式构词	(444)
第二节 实语素构词	(459)
第三节 同义连用	(504)
第四节 语素替换	(511)
第五节 换序	(530)
第六节 缩略	(537)
结语	(545)
引用书目	(552)
后记	(564)

第一章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概说

第一节 藏学汉文文献的形成

藏、汉族人民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用汉文记载藏族情况的资料，早在殷商周秦时期已经出现。^①自汉唐以来，除散见的资料外，更有类似《后汉书·西羌传》和《新唐书·吐蕃传》《旧唐书·吐蕃传》《五代史·吐蕃传》、《宋史·吐蕃传》《明史·乌斯藏传》等大量的专题文献问世。古代的类书、政书如《册府元龟》中的“将帅部”“外臣部”“奉使部”，以及《古今图书集成》《唐会要》《大清会典》等典籍中亦保存了不少关于西藏和藏族的记载。在一些野史杂记及文学作品中，也蕴含着大量零散的涉藏资料，如《全唐诗》《全唐文》《明实录》《清实录》《东华录》《东华续录》《圣武记》《笔记小说大观》等。总而言之，凡是用汉语记载下来的有关西藏和藏事的专门著作、专题文献，以及汉文古籍中大量散而不聚的涉藏资料，学界统称为藏学汉文文献。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是清代在经营、管理西藏的过程中产生的文献。在清代，汉藏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往来空前紧密，记载西藏的汉文文献也随之骤然增多。清廷派大臣管理西藏，满、汉、蒙古官员纷纷入藏，考察风俗民情，筹划治藏方略，著书立说，一时蔚然成风。在拉萨任职的驻藏大臣及其随员，不但代表中央王朝行使其统一管理的职责，而且时常向朝廷呈上有关西藏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等方面的报告。清代前期，清政府又采取几次大规模派遣军队入藏打击地方势力和外来入侵势力的军事行

^① 吕桂珍：《藏学文献史述略》，《西藏研究》1998年第4期。

动，有些随军赴藏的文士、幕僚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记述西藏情况的汉文文献。与此同时，内地也掀起研究边疆史地文化的热潮，一些未到过西藏而又关心藏事的文人，也将间接所得笔之于书。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逐步形成清代藏学汉文文献。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记载和对藏区的考察与研究，所积累的藏学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这是一笔珍贵的藏学遗产和取之不竭的藏学资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藏学研究的蓬勃发展，藏学汉文文献作为藏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大规模搜集整理出来。据统计，已出版的文献有两百多种，记事上起隋唐，下迄民国，包括实录、档案、奏牍、方略、笔记、诗文等体裁。汉文史籍中有关史料抄集、汇编本如《新唐书吐蕃传笺证》《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等。专书文献方面，仅就《中国丛书综录》而言，其中收录有关西藏的文献有 22 种，《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有数十种，《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收录的涉藏资料更多。藏学系列专题文献汇编如西藏社会科学院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的《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和《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收入各类藏事文献 70 种，成书 21 函，共 116 册。为了抢救正在散失的文献典籍，使分散保存于各地的汉文文献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由著名藏学家、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和《中国藏学》（汉文）主编张羽新先生主持，搜集整理了历代数百种有关藏学的汉文典籍文献，汇编成《中国藏学汉文历史文献集成》影印出版，其中收录了从 7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期 1300 余年间有关藏事的汉文文献 2000 余种，分为《清代治藏法规全编》《民国治藏法规全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共 5 部 195 册，历时 10 年，近 2 亿字，具有资料真实齐全、版本珍贵等特点。这就为藏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从汉语史角度进入这些文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藏学汉文文献记述了西藏和藏族的发展历程以及藏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对藏文文献可以起到补充作用，具有史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目前对藏学汉文文献

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对于藏学汉文文献中蕴含的语言材料的研究起步较晚，对记录西藏及藏族内容的语言文字从历时角度进行整体研究的则极少。不过，近几十年来，仍有不少学者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探索，国内外一批学者利用藏学汉文文献与藏文文献对比，展开藏语文研究，成果可观。目前，涉及清代藏学汉文文献语言词汇释义的研究，主要反映在给一些著作所做的注释中，如赵宗福的《历代咏藏诗选注》、高平的《清人咏藏诗词选注》《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等点校注释本。还有王叔磐、孙玉藻的《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鲜于煌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汉文诗选》等诗文选集，对所收录的清人咏藏诗词语做了详细的注释。这些注释为解读藏学文献消除了文字障碍，也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为藏学研究服务的，词语解释以疏通文义为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研究。围绕藏学汉文文献中的某些词语意义的研究也有了可喜的开端，如石硕《青藏高原“碉房”释义——史籍记载中的“碉房”及与“碉”的区分》^①、李凤珍《试析清代达赖喇嘛商上》^②、何周德《“招拉笔洞山”名称由来小考》^③等。部分文章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对清人咏藏诗词进行研究，也附带对个别词语做了简单释义。如顾浙秦的《钱召棠和他的〈巴塘竹枝词〉》一文，解释了“褚巴、纳哇、东波、模格、绷开、麻密旗、麻密石、碉楼、打役、汤役、破本、热熬”等词语^④，在《孙士毅和他的〈百一山房赴藏诗集〉》一文中，对汉文咏藏诗中夹杂使用藏音汉译词的语言特点做了分析，并指出，“此种咏藏诗的藏语词汇的嵌用，自不应仅仅视为一种吟诗遣词用语的讲究，它乃是 200 多年前西藏社会上藏汉双语模式实行的一种写照”^⑤。

一些学者在其论著中也提及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语言学价值。如来新夏先生在谈及《康辐纪行》一书时说：“（此书）卷五《西藏大蕃僧》《西

^① 石硕：《青藏高原“碉房”释义——史籍记载中的“碉房”及与“碉”的区分》，《思想战线》2011 年第 3 期。

^② 李凤珍：《试析清代达赖喇嘛商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③ 何周德：《“招拉笔洞山”名称由来小考》，《西藏研究》1986 年第 3 期。

^④ 顾浙秦：《钱召棠和他的〈巴塘竹枝词〉》，《中国藏学》2004 年第 2 期。

^⑤ 顾浙秦：《孙士毅和他的〈百一山房赴藏诗集〉》，《西藏研究》2004 年第 4 期。

藏僧俗官名》及《蕃尔雅》诸则于西藏制度语言皆有简赅记述，足资参证。”^① 邓锐龄在《读〈西藏志〉札记》一文中也谈到藏学汉文文献的语言学价值：“作者必通晓藏语或与藏人相熟识，书中出现了大量藏语专词的音译，除去山川、部族、官职名称必须借用外，藏族的衣着、装饰、发型的专词音译多达 20 个，且屡见于风俗、衣冠、兵制、寺庙诸篇，记叙极为细致。此外，像‘纵’，作为地方行政一级单位，后来通译为‘宗’者，也是首见于此书，此类藏汉文化接触渐趋频繁时的现象，值得语言文化史学者的注意。”^② 相比之下，针对藏学汉文文献的专门性的词汇演变历史研究尚属空白。从整体上看，关于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语言词汇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和探索的阶段，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深入探讨。因此，从历时的角度进行词汇现象发展演变的研究，是很好的课题，值得研究。

在汉语词汇语法史的研究中，清代处于汉语发展史的接合部，清初为近代汉语的下限部分，清中叶及末期为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这是汉语历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随着近代汉语研究逐渐进入繁荣时期，清代汉语的研究也得到重视。目前，研究清代汉语词汇大多利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白话小说、戏曲、笔记及档案资料作为基本语料，对于数量庞大的藏学汉文文献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没有充分利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造成这个情况，不仅因为这方面研究起步较晚，也由于语料基础相对薄弱。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是在文体、用语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创新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汉语变化情况的一批历史文献，其行文用语基本上是浅近的文言，其中既有当时的通用词语，也有冷僻的文言词语、典故词语、地名神祇等专有名词、术语，还有方言口语、国内民族语及域外音译借词等，词汇成分来源比较复杂，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而这类文献资料至今未有人从汉语史的角度给予关注，值得重视。基于上述原因，本书以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为研究对象，展开词汇研究。

① 来新夏：《清人笔记随录》，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347 页。

② 邓锐龄：《读〈西藏志〉札记》，《中国藏学》2005 年第 2 期。

就清代藏学汉文文献词汇使用现象进行专题研究，可以为汉语词汇史专题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到目前为止，以特定文体的历代文献进行词汇历时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还极为少见，因此，这样的专题研究是有意义的探索与实践。藏学汉文文献是围绕西藏及藏族的诸多问题而产生的文献，以此为汉语词汇演变史研究的一个对象和观察现象的一个窗口，便于对清代汉语词汇进行整体把握。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数量丰富，记载时间明确（特别是奏议类文书，时间准确到了某一日），可以为词汇研究提供所需要的充足材料。这类文献的内容也极其丰富，涵盖了西藏及藏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的资料、丰富的内容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

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藏学汉文文献的用语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方面，这类文献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影响下形成的历史史料，特别是历代在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诸如官爵、封号等专用词语及藏汉、藏蒙等语言在长期接触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语言互借等现象，需要我们通过藏学汉文文献去寻根；另一方面，藏学汉文文献涉及面广，其内容展现的不仅包括单个的历史事件，还包括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缩影，它的文献写作，除了使用书面语外，也吸收了当时产生的一些新兴口语词，较多地反映了清代汉语词汇的实际状况，这对近代汉语研究及现代汉语词语的溯源工作尤其重要。

第二节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类型

清王朝从皇太极 1636 年将后金改名为清，到 1912 年末代皇帝宣统退位，历时 276 年。其间形成的藏学汉文文献跟前代相比数量大增，记述的内容更为广泛、丰富。从内容上看，涉及清代西藏的方方面面，包括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物产气候、宗教民俗、文化艺术、民族关系、掌故遗闻、邻国情况、涉外事件等。而且体裁多样，主要有档案汇编、方志、方略、法制法规、笔记、诗歌等类型。

一 档案汇编

我国历代累积的有关西藏的汉文史料浩如烟海，但散失严重。随着藏学

研究的深入开展，汉文藏族史料成为藏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领域，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一批重要的藏学汉文史料汇编相继面世。较有影响的如《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共收录了元明清及民国时期有关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汉、藏、满、蒙等文字的历史档案 3200 余件，其中清代的占 1938 条。《清实录·藏族史料》将《清实录》（清代已故帝王生前的档案资料）中有关藏族的历史资料摘录、汇编成十集，“专辑起自崇德二年皇太极延聘五世达赖推崇黄教，讫于宣统三年藏乱终末，历时 275 年，共约 200 万字，史料翔实，是研究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叶藏汉、藏蒙等民族关系和西藏宗教、政治、军事、经济以及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史诸问题不可或缺的汉文基础史料之一”（《清实录·藏族史料·序》）。

有关清代对西藏地区治理的档案资料，也是藏事资料的重要内容，其中记叙了某个特定时间段藏区发生的重要事件，属于藏事要件。如吴丰培等编的《清代藏事奏牍》汇集了自嘉庆至宣统末 47 位驻藏大臣的藏事旧档，其中详记当时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措施，包括“当时驻藏官员对上的奏章，平行的咨文，对下级的指示，对外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贸易等项”（《清代藏事奏牍·序》），以及私人往来函札等。所记均为原始史料，是当时发生事件始末最完整的记录。又如《西藏奏疏》10 卷，是驻藏大臣孟保自行刊刻面世的有关西藏的奏稿，内容主要涉及西藏外交和西藏内部事务管理两大方面，有关西藏外交方面的事务为三卷，有关西藏内部事务管理的内容为七卷，包括掣签十一世达赖喇嘛、驻藏官员的管理、西藏地方官员的任免等。《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记载西藏地方宗教首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朝觐乾隆皇帝之事，材料选自清宫各机构的档案，全书由 533 件档案汇集而成。

此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西藏历史资料汇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等也是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二 方志

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是记载一个地方古今综合情况的志书”^①，

^① 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 页。

“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①。记述西藏的汉文文体的方志最早可追溯到《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后汉书》《隋书》、新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史籍中的“西羌传”“吐蕃传”“西南夷列传”等条目。清代西藏方志是记载有清一代西藏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诸方面内容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起自清初，迄于清末。清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藏乱频仍，清政府五次运兵西藏平乱，于 1727 年设置驻藏大臣，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内地与西藏的人员往来较为频繁。乾隆年间，廓尔喀侵扰后藏，英国谋通西藏，西藏形势开始复杂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便于内地了解西藏，一些入藏的文武官员采访藏情，开始按汉文传统方志文体编修西藏地方志。自此，汉文西藏方志大量问世，“仅有关西藏本土（不含川、青藏区）的著作就有百余种”^②。当然，百余种的统计数字中，包含了一些纪程之作，如《西藏记述》《西域遗闻》等，这类著作严格说来算不上方志。据当前的研究，清人所撰官私西藏方志共有 22 种^③。其中官修方志有《西藏志》《卫藏通志》、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巴塘盐井乡土志》等，还有部分寄存于他志之中的西藏简略通志，如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乾隆《雅州府志·西域》、乾隆《西宁府新志·武备志·西藏》等。私人著述有《藏纪概》《进藏纪程》《西藏见闻录》《卫藏图识》《西招图略》《西藏图说》《三藏志略》《西藏图考》等。另有私人所撰厅县小志，如王我师的《墨竹工卡记》和《德庆记》、李梦皋的《拉萨厅志》、徐瀛的《旃林纪略》等。与内地省份所修方志相比，清代藏志“具有鲜明的西藏地方特色与地域特色”，主要表现为“名称丰富、篇目命名新奇、体例编纂特异以及私撰多于官撰、他撰多于己撰、略志多于繁志、通志多于县志”^④ 等特点。方志类文献是清代各个时期藏情的记载，是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

^① 陈家班：《风雨西藏情》，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8 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彭升红《清代民国西藏方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8 年，第 3 页。作者对 46 种清代民国西藏方志作了逐一梳理，从出版的时间来划分，属于清代编纂的方志有 22 种。

^④ 参见彭升红《清代民国西藏方志研究》摘要部分。